禮考四

文獻備考

十四

共四十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三十一

崇政殿　校正

禮考九

國恤三

葬制

本朝　世宗二十八年　昭憲王后葬時適大雨江漲安梓宮於樂天亭議南首北首鄭麟趾曰此亦殯殿禮當南首以雨議攺卜日麟趾曰雨不克葬春秋譏其無備促令船渡儀仗俄而雨霽遂及吉日

五禮儀　治葬開塋域祠后土穿壙開南面爲羡道

作石室加盖石排地臺石隅石面石滿石引石盖石
內畫天形四旁石畫青龍白虎玄武朱雀作鎖閉門
扉石門倚石外作便房地臺石外置欄干立石柱童
子石柱橫置竹石繚以墻設石羊石虎石床望柱長
明燈文武石人石馬營丁字閣碑閣置叅奉守陵軍
戶○請謚宗廟奉常寺議政府議謚工曹製冊寶百
官詣宗廟變常服領議政捧冊寶置輿細仗前導詣
廟奠幣酌獻讀祝讀冊寶官跪讀冊寶禮畢捧冊寶
還安權置幄○上謚冊寶領議政以下常服詣殯殿
百官衰服領議政上香奠酒致詞云領議政臣某奉

教謹奉上謚冊謚寶讀冊官跪讀冊寶○內喪請謚如上儀內喪在先無請謚遣大臣告廟內喪上謚如上儀惟致詞云謹奉上大行王妃謚冊謚寶領議政捧冊寶授尚傳尚食上香奠盞尚宮讀冊尚服讀寶內喪在先改上謚稱贈謚○啓殯前三日告社廟杖哭奠酒如儀讀祝右議政詣欑宮啓右議政臣某謹以吉辰啓欑塗繕工監官撤欑右議政拂拭梓宮復奠酌如上儀自此至發引代哭不絕聲○祖奠杖哭奠酌讀祝如儀○遣奠如祖奠儀讀冊官讀哀冊○發引奉常寺官造虞主安腰轝魂帛陞腰轝陞車

梓宮陞楯陞大轝誥命謚冊寶哀冊轝羽葆銘旌翣
以次列儀衛導從車駕進發大君以下百官步從至
路祭所留都羣官進香奉辭大君以下乘馬至晝停
所行奠至陵所梓宮安帷門內榻上魂帛安靈座行
奠如儀○路祭行於城門外班首進爵讀祭文餘如
儀○遷奠奠酌於靈帳殿讀祝奉魂帛誥命冊寶安
吉帷宮梓宮至玄宮門外安大棺以輪轝捧入羨道
安玄宮內榻上領議政跪奠哀冊進玉帛捧明器服
玩入玄宮殿下哭拜奉辭大君以下百官皆哭拜奉
辭領議政及執義並監鎖閉玄宮右議政覆土九鍤

下誌石祠后土○立主奠閉玄宫畢大祝奉虞主卧
置卓殿下卓前北向立題主官西向立題云某號大
王內喪云某號王后奉納匱安靈座奠酒讀祝如儀○返虞
大祝奉主匱安於車魂帛函置後儀仗前引殿下乘
輦百官侍從至晝停所行奠至城門留都羣官祗迎
至魂殿奉主于座設鳳雀扇青紅盖各一○安陵奠
覆土畢行於丁字閣獻官奠酌○山陵朝夕上食守
陵官行於丁字閣如殯殿儀三獻再拜
仁宗元年 上命尹元衡等議以冬寒不便安陵進
定葬期丁熿尹潔辛百齡等疏論五月之葬載在禮

經春秋不譏文公宣公冬月之葬宋孝宗光宗之葬俱在於冬而朱子無一言及之渴葬有何所據長此不已竊恐高麗二月之葬復行於今日也

宣祖即位初禮官議　大行王發引後因山日尚遠宜令從官還都及期以出大司諫朴應男啓曰　大行王奄棄遺羣臣攀號悲痛莫及况當今日欲使梓宮獨留於喬山風露之地其爲臣子者乃敢偃然還處於廈屋是豈可忍爲而亦豈有是理哉請勿令從官還都　上曰所啓甚當禮官議非是其允之

八年　仁順王后葬時　上謂禮官曰臨下玄宮時

予欲率百官望陵而哭其議之副提學李珥等曰躬
詣山陵禮之常也有疾攝行禮之變也五禮儀只道
其常故無攝行之儀闕外祗送處變之禮也自 上
孝思無窮當此大事下教之旨允合禮意傳之後世
足爲成法遂行望哭禮禮畢 上猶號哭不已
孝宗卽位初 大行大王發引下玄宮時行望哭禮
舊例發引時則無望哭禮至是始行之
破殯時舊設五方神位具幣饌經師黃衣黑巾讀
經於破殯之庭至是命罷之
上將親祭新陵命議舊陵並祭當否領議政李敬輿

諸其所作也須知得這意思則踐其位行其禮
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此一節
似不可闕當從古禮
肅宗卽位初旱甚　上將親禱禮曹以用樂當否請
議大臣左議政金壽恒判中樞府事鄭知和議喪三
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此指未葬而
言其禮之嚴如此卒哭後用樂似不可已命如議
七年　明聖王后因山贈禮以　遺教將用嘉禮時
幣緞大臣宋時烈議禮有嫁時袡衣不用於襲斂之
文此可爲據贈幣旣不得不新備則雖與　遺教有

異以不可已之意告由殯殿改用新幣爲宜從之
十年　上以謁新舊陵儀命議大臣奉朝賀宋時烈
議墟墓之間雖去喪之久尚以凶禮處之漢儀謁陵
素服舉哭宋帝謁陵號慟久之以先賢事言之張南
軒每上墓痛哭領相金壽恒所謂以素冠白袍兼行
拜哭者似得情禮之當　上從之以素冠白袍行於
舊陵喪冠衰服行於新陵
景宗即位初以卒哭前私家行祭當否議大臣領議
政金昌集議文純公李滉文成公李珥皆言忌墓祭
有官者當廢無官者略設文元公金長生廢墓祀而

忌祭行單獻得酌變之宜朝家不必立一定之制許
令臣下各自隱度求其安於心者爲之或行或廢俱
不外先正之論行之者近乎仁廢之者近乎義其間
得失無甚相遠處之如斯恐或無妨命依議
令 上三十三年 仁元王后因山時 上教曰望
七之年仙馭莫攀五十年 慈恩何以仰答因山隨
往山陵少伸微忱然後庶無憾焉隨駕一節令儀曹
擧行五禮儀有殿下隨引儀而 列朝未之行至是
始行
下教曰明器服玩或近於侈或近於戲或有不緊者

或有無用者工歌之人旣除則樂器若皮不存者一皆祛之未或不可而遵孔子愛禮之意祛其繁文存其禮器冠衣則圭冕服磁器六瓦器二竹器筲冪各八籩豆各減半存六樂器只存八其餘一並祛之內喪依此存減

下教曰贈玉帛之領相替行載五禮儀而飯含從古禮親行隨請山陵今初行也莫重玉帛豈從便宜之例問議大臣僉議詢同下玄宮後於壙右邊近侍奉玉帛進于亍亍傳于領相奠于壙中以此定制

下教曰我　太宗大王親詣陵所四方石用一片者

命作二片仍以定制其後復用石工之費僧軍之傷專由於此灰炙成石即一石壙又加片石可謂文具自今勿設四方石誌石浮取亦一巨弊刊印之際費多而褻甚自內得數片磁誌即寧陵餘片自今用磁誌以體昔年　聖德大舉長杠聯轝體制太大自今減體更制

舊制不行朝祖　上特命議大臣後依大明會典先行于宗廟次行于永寧殿朝祖祔謁時有以下室則告由當室權安翼閣禮畢還安事定制

教曰因山前卿大夫士庶葬與虞許行練祥及忌墓

祭卒哭後許行喪人勿禁方笠
喪禮補編　治葬條增作陵上閣隧道閣設轆轤安
大棺下安壙内鋪橫帶板置磁誌○增梓宮加漆儀
朝奠讀告漆訖殿下伏哭大君以下百官伏哭○增
梓宮書上字儀書寫官一品以泥金書上字於上隅板
先告後哭如上○增梓宮結裹儀用複衿裹之以白
布絞結之橫七大絞橫五又以紅綿布白布作兩帶
夾繚輪臺板告哭如上○請謚宗廟條製冊寶工曹
改國葬都監增内喪在先傳教官宣教曰贈小喪則賜大
行王妃小喪則隨其稱謚冊謚寶命卿展禮領議政拜受如

儀〇上諡冊寶條增讀祝〇啓殯條攢塗改攢宮〇增朝祖儀大祝捧神帛函安於輦誥命諡冊寶哀冊轝靈座銘旌以次導行梓宮從輪轝上請外殿無外殿則略轝梓宮上下上下哭從神帛輦進發殿下出次祗迎大君以下百官侍衛神輦至宗廟遣官議政捧神帛安于廟庭褥位攝左通禮啓某號大王謁辭內喪小喪各隨其稱請永寧殿謁辭如上還詣外殿殿下祗迎安於靈座〇發引條魂帛改神帛車改輦帷門內改丁字閣〇增發引奉辭儀靈駕將發殿下衰服至路祭所哭四拜在都羣官皆哭拜〇遷奠條增右議政啓右議政臣某

謹以吉辰啓欑宮玄宮門外改隧道閣玄宮內榻上改外梓宮內進玉帛增殿下受傳誌石改磁誌○增下玄宮時望哭儀行於廬次前庭如奉辭儀○立主條增題主官(文堂上以上)書訖以光漆重摸之○增返虞祗迎儀行於城門外如奉辭儀(奉辭望哭祗迎殿下未得隨引則行)○山陵朝夕上食增朝夕哭再拜改四拜

虞卒練祥禫祔

太宗十年 上請文昭殿行禫祭百官以古例請賀上以餘哀未盡不許政府啓喪畢受朝禮之大者不可廢也竟不許命諸道勿進箋宗親政府功臣上壽

上言及祔事泣下悲不自勝

世宗五年 皇朝賜祭于 太上王使臣着白衣烏帽以親王例行賜祭禮于廣孝殿仍行焚黃祭

五禮儀 虞祭葬日日中行於魂殿路遠則不出是日經宿以上行於行宮殿下沐浴大君以下享官百官皆沐浴日晚不暇略自澡潔饌卓七行尊四春夏犧尊象尊秋冬著尊壺尊彛二春夏鳥彛雞彛秋冬黃彛斝彛山罍二瓚一幣一爵三亞終獻官正一品殿下去杖陛上香灌瓚獻幣爵西向讀祝亞獻終獻瑰帛埋屛處瘞祝幣○第二至六虞用柔日第七虞用剛日○卒哭祭七虞後剛日

行儀同上惟東向讀祝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
魂殿朝夕上食獻官三獻再拜○魂殿四時及臘親
享如虞儀攝事初獻亞獻官正一品終獻官從一品
○魂殿俗節及朔望親享饌卓同尊一盞三無瓚幣
餘儀同攝事獻官同上○四時及臘俗節朔望享山
陵饌卓同罍三爵三無瓚幣獻官一品餘同○親享
山陵殿下具白袍出宮至陵具衰服行事如儀○迎
賜諡祭及弔賻設帳殿於慕華館結綵白袍出宮至
幄次具冕服祗迎前導至館誥命祭文賻物各置案
上香四拜改具白袍與使者再拜○賜賻百官分司

詣使館道導賻物轝至闕門殿下去杖免經出迎四拜
陛詣受弔位跪使者宣制曰弔賻叩頭哭拜送使于
門經杖○賜諡設誥命案於靈座東北百官導至殿
下出迎如上陛詣代受位使者稱有制授誥命受置
案叩頭拜哭送如上儀○焚黃承文院官以黃紙傳
寫誥命饌尊罍爵瓚幣獻官如大祭獻幣後大祝讀
誥命終獻後燎寫本以誥命納函藏之○賜祭百官
導祭文牢饌殿下出迎如儀使者立上香立祭酒讀
祭文訖燎之哭送如上儀○練祭期而練用初忌日
內喪在先十一月擇日而練奉常寺官先造練王大

祝捧置卓題主官題云某號大王 内喪云某號王后 書訖光漆重摸虞主匱移座後練主安于座尚衣院官進練服 練布爲冠 殿下易服 只改練冠 大君以下百官易服餘儀同虞祭殿官捧虞主匱埋宗廟北階間 前期告廟 ○祥祭再朞而祥用第二忌日内喪在先用初忌日進禫服易服如上儀同虞祭○禫祭祥後間一月而禫内喪在先十五月而禫進吉服易服行事如上還齋殿進袞龍袍玉帶○祔廟禫後遇吉祭而行卽宗廟時享饌實尊罍祝版樂章齋戒齋官享儀並同時享儀前三日告宗廟告魂殿前一日殿下告動駕於魂殿祭畢

內侍捧冊寶及几置轝大祝捧主匱升輦仗衛鼓吹如常殿下率百官陪至廟門神主降轝入幄殿下行望廟望殿禮享日奉主置祔謁位啓以今吉辰某號大王祔謁王后並祔則云某號大王某號王后祔謁奉至新室安於座誥命冊寶置於案分設扇盖行享儀徧祀七祀功臣還宮後受賀飲福宴

金集喪禮議曰臣按家禮罷朝夕奠一節在初虞後而儀禮經傳及國制無見臣謹以家禮補焉○臣按五禮儀卒哭後許嫁娶借吉三日而略無差等朱子曰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

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中大夫以上並須禫後行吉禮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今亦依此略爲區別似合情禮○臣按朱子曰祔于祖父之廟爲告其祖父當遷他廟告新死者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祔祖之禮似無意義然欲

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此是不可廢之大欵而國制無恐當講而行之○臣按練古禮卜日後世用初忌練後當罷朝夕哭而國制無之恐當從家禮爲正○臣按卒哭旣已告祔祥後當奉主祔于祖龕就東邊西向俟吉祭而後乃入正位○臣按主旣祔于祖廟禫日奉主設祭于別所恐合禮意

肅宗卽位初敬思殿練後議哭臨當否大臣許積鄭知和等以爲卒哭不復饋食雖是古禮朱子以終喪行之爲不害故家禮虞後只言罷朝夕奠無罷上食

之文可知饋時之哭猶存　殿下當哭臨攝行獻官
亦宜哭但百官既釋衰勿爲從哭恐得中從之
七年永昭殿練禫節目問議儒臣執義李翔以爲
殿下服既盡更無可練之服練之爲祭無其實而有
其名然前聖所制不敢廢之者豈非愛禮存羊之義
也朞年再祭不可闕一栗主之換非練則無期尤不
可廢領中樞府事宋時烈以爲當初若行十一月練
十三月祥十五月禫之禮則今日事無可疑而既不
能行此朱子所論本領未正而百事俱碍者也練祥
禫非但爲生者之變除亦主祀享亡者之意則廢闕

誠爲鈇鉞然且無愛禮存羊之意　上曰兩議正符予
意不可全廢三年之義命行練禫
上以永昭殿祥後魂殿上食及陵寢哭祭與否議大
臣宋時烈議旣曰大祥則祥後上食似違禮意魂殿
之禮未知如何陵寢之祭則元非古禮尤無可據而
張南軒與朱子往復書有三年後上墓哭之文矧茲
三年之內哭而行祭或不至乖違又以永昭殿禫後
山陵尚用哭泣魂殿用樂吉凶相雜問議儒臣朴世
采議經禫之後山陵哭泣魂殿上食正古所謂下於
禮之禮大祭用樂本五禮儀文恐有不得廢者　上

曰禫後用樂經常之禮三年上食山陵哭禮出於權宜烏可以一時權道廢應行之制乎其依禮用樂

十年 明聖王后卒哭後以祝式議大臣領議政金壽恒議祔祭稱孝子卽卒哭後所行之祔五禮儀無卒哭後祔祔廟之禮行於禫後未祔之前祝辭之變哀書孝似違於禮但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註云祭吉祭卒哭以後爲吉祭我朝先正之論亦云當以禮經爲正命依議

閔鼎重疏曰祥後朔望臨哭雖出於事亡如存之至孝有違於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之訓今若旣祥

而不殺及禫而遽盡則裁情無漸有非淡淡之意
且豈可繼之道乎禫之有哭三年服制盡於此日
哀慕之心不得不哭不可援據此禮用於朔望也
今 上即位初 教曰永徽殿祝哀字下當書何字
端懿王后徽號上當以何書 大行王祝貼頭辭皇
字下當用何字亟令儒臣博考通典通考程朱文字
我東禮書可據者以奏弘文館啓諸書無可以刱照
者惟昭代典則 皇明世宗尊武宗皇后詔有曰皇
嫂生時既稱皇嫂則崩後稱謂想無異同似當爲今
日之援例考出 明宗實錄 仁宗謚冊文云孤弟

嗣王臣皇兄大王云云稱孤似是　中宗喪制未畢之故固當遵行而於后位則屬稱無可據　皇明稱嫂若可遵用而稱嫂則可稱叔則不可祭酒鄭齊斗議　聖教中哀嗣字正爲可據旣是繼嗣之義且字義穩合遂命定祝式　大行王稱皇兄永徽殿稱皇嫂兩位同稱嗣字三年内稱哀嗣三年後稱孝嗣

二十年命永罷祔廟後飲福宴五禮儀祔廟後有義禁府軍器寺進儺禮者老儒生及教坊各進歌謠又於歌謠廳及街巷結綵闕門外結綵棚又有飲福宴列朝每因下教權停至是特命永罷互見讌禮

三十三年定祔廟時先祭後祧之禮五禮儀祔廟時只行告由先祧後祭至是特命問議大臣依張朱兩賢合祭太廟迭遷神主之論及大明會典所載先祭後祧之儀 下教定制

貞聖王后因山後徽寧殿孝昭殿虞祭卒哭先後命議大臣大臣引禮經待後事之文徽寧殿只行虞祭卒哭則待孝昭殿卒哭後行之

喪禮補編 虞祭饌卓七行改八行内喪在先殿下親行位於殿戶外再拜小喪只五虞二虞四虞用柔日三虞五虞用剛日〇卒哭增小喪五虞後剛日〇

魂殿朝夕上食增朝夕哭練後止上食增至祥止再
拜改四拜內喪小內喪在先再期止祥後不哭○魂
殿俗節朔望增尊一疊一饌一行○山陵四時及臘
俗節朔望爵改盞○親享山陵及迎賜謚弔賻白袍
改視事服○練祭練服增以練布爲巾及中衣及絞
帶治葛爲腰絰內喪百官淺淡服○祔廟增遞遷殿
下請當遷室戶外立內侍捧冊寶及几大祝宮闈令
捧主匱至永寧殿安於座冊寶置案扇蓋分設殿下
請遞陞之室戶外立捧冊寶捧主匱請空室奉安各
室依次移陞如上儀還宮軒懸陳而不作○增小喪

入廟儀禫日行其日告魂宮捧教命冊印置輿捧主櫝陞輿仗衛陪從如常世孫陪至廟捧主櫝安於座教命冊印置案扇盖分設行奉安祭再拜行事如魂宮常祭儀○圖說增小喪祭饌尊罍同大喪卓七行魂宮祭饌同尊二罍一墓所祭饌卓六行罍三

附凶禮雜儀

成宗十三年明淑公主卒禮曹啓公主卒無停朝市例 上特命停一日弘文館考出古事宋時長公主卒停五日 上曰古亦如此今胡不然命停三日

二十二年月山大君卒不視朝廢鼓吹持平劉璟啓

殿下爲月山之喪久不視朝行幸亦廢鼓吹禮朞之
喪達于大夫請以義斷之　上曰視朝當如所啓大
臣之卒尚不忍聽樂況親兄之柩方在殯予何忍聽
樂

五禮儀　爲外祖父母擧哀具素袍烏紗帽烏犀帶
詣別殿卽哭位王世子服色同黑角帶百官同尚衣
院進衰服擧哀在位者哭班首進名奉慰○爲王妃
父母擧哀禮同上惟衰服三日而除○爲王子及夫
人公翁主擧哀禮同上惟設幄次於門外無服○爲
內命婦及宗戚擧哀禮同上○爲貴臣擧哀禮同上

曾經議政外擧哀與否隨恩賜淺深○臨王子及大
人公翁主喪出宮不鳴鼓吹至大次變素服王世子
以下陪從官皆素服主人去杖免絰出大門外望駕
止哭四拜入門俯伏俟殿下至堂卽哭位巫祝執桃
茢立執戈者四人隨陞主人以下四拜王世子以下
陪從官四拜殿下哭在位者皆哭班首奉慰主人四
拜先出俟門外拜送○臨外祖父母王妃父母宗戚
貴臣喪並同○王妃爲父母擧哀設位於別殿素服
就座內命婦皆四拜王妃哭在位者皆哭止哭四拜
班首奉慰成服設位哭進衰服哭從哭奉慰如上儀

除服改具素服餘如儀十三月而除十三日而公除
祖父母外祖父母舉哀同哀服用麤布帶祖父母三十日除
服外祖父母十五日除服○王世子爲外祖父母舉
哀設位於別堂素服卽哭位進衰服用麤布帶五日而除在位
者再拜王世子哭在位者皆哭行首奉慰爲嬪父母
師傅貳師舉哀同嬪父母三日除服師傅貳師無服○臨師傅貳師
喪素服至門主人門外止哭再拜王世子陞堂哭從
官哭行首奉慰執主人手撫慰訖主人再拜餘如上
臨貴臣儀○王世子嬪爲父母舉哀設位於別堂如
王妃爲父母舉哀儀成服除服除服月數公除日數

及祖父母外祖父母除服並同王妃儀○遣使弔王
子及夫人公翁主外祖父母王妃父母宗戚貴臣喪
使者至門(使者禮曹郎 內喪則內侍)主人去杖免經止哭迎使者
於門外使者入南向立階間稱有旨弔主人哭四拜
諸親皆哭主人止哭拜送經杖哭而入○遣使榮贈
王子及外祖父王妃父貴臣使者(吏曹郎)捧謚號主人
出迎如上儀舉謚號案立於柩東主人四拜使者稱
有旨宣謚號主人四拜陞跪受謚號奠柩東降哭諸
親哭送使如儀行焚黃禮用紅紙書之○遣使致奠
並如弔贈儀惟以饌設柩左使者立上香立祭酒(連奠)

三爵祝立讀教書於柩左訖焚之餘如儀○王世子遣使致奠與上致奠禮同惟使者上香祭酒並跪

中宗即位初燕山君卒命厚葬停朝市

工曹叅議柳崇祖劄曰前王得罪宗社而葬用陵儀別立主訃聞上國情之至義之盡宋太祖之於恭帝我 太祖之於恭讓其喪葬上謚之禮亦可法也

仁祖十九年光海君卒于濟州訃聞輟朝 上進素膳五日遠事臣僚皆食素四日遣禮曹叅議蔡裕後率郎官與中使護喪又令各道監司陪行檢飭祭奠

禮曹請葬以王子君一等禮特命用長生殿梓宮易棺斂遣承旨致祭使其女子奉祀賜田宅臧獲三年內朝夕朔望四節日四仲朔官庀祭需

舊例王妃於父母葬無望哭禮　孝宗朝禮曹判書李厚源以爲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遂請行之仍爲定例

肅宗二十七年世子私親喪服制議大臣判中樞府事徐文重左議政李世白右議政申琓等以爲當依古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之文從之

附私喪禮

新羅智證王五年制喪服法頒行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

高句麗居父母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

百濟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

夫餘俗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環佩大體與中國彷彿

高麗成宗四年定五服給暇式斬衰齊衰給百日朞年三十日大功二十日小功十五日緦麻七日

十一年制六品以下父母喪百日後所司勸令出仕除起復銜以黲服烏角帶遥謝行公

十四年前齋郎全彥追服母喪王嘉之命擢用
忠烈王三年命中贊金方慶公除妻母服宰相除服
古無其例時軍國務繁始有是命
恭愍王六年諫官李穡請行三年喪從之
九年除三年喪制以四方兵興用人爲急也先是雖
許行三年然皆百日脫衰但解官而已至是除之
恭讓王元年司憲府劾閔中理自晉州奔父喪載魚
肉以行及爲版圖判書不待起復視事受祿之罪流
之○憲司請禁火葬違者論罪
三年更定服制一遵大明服制式惟外祖父母妻父

母服與親伯叔同無後人以三歲前遺棄小兒冒姓
付籍者即同已子其以同宗之子親近爲先繼後者
亦許行服三年之喪自今許終其制其中關係國家
要務必合起復者啓聞取旨奪情起復父母喪三年
内每月行朔望祭至初忌日行小祥第二忌日行大
祥祥後三月晦行禫禫後月一日始服吉服三年内
不許娶婦及宴飲唯軍官只許行百日喪
本朝　世宗朝左議政黃喜丁母憂過數朔不出其
代命起復喜拜相上箋懇辭　上以大臣起復　祖
宗朝成憲不允招請賓廳知申事鄭欽之傳旨勸肉

喜於是哭稽顙食肉
睿宗朝金磧言伏聞軍士雖衰絰願侍衛者聽臣謂
忠孝非二致前朝之末不行三年之喪自國初喪制
復古此甚美法若聽其願貪位苟冐皆不行三年喪
臣恐短喪之議從此而起請改之 上從之

五禮儀 大夫士庶人喪死之日襲明日小斂三日
大斂四日成服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三虞卒哭葬
後止朝夕奠期而小祥練服止朝夕哭再期而大祥
禫服遞遷奉神主祔祠堂大祥祭畢行祔祭

經國大典 宗親大臣卒啓聞輟朝宗姓期親及王子三日大功及

正從一品二日小功及正二品一日文武官正從一品二日經議政三日正二品一日經叅贊判書二日並從實職下同致賻弔祭者因公在外死者戰死者勿論職秩並致賻致祭葬四品以上三月五品以下踰月而葬窮乏過期未葬者本曹啓聞給葬備若舉哀會葬則有特旨乃行○服制給暇朞年三十日大功二十日小功十五日緦麻七日○五服本宗斬衰三年爲父父卒爲祖父爲曾祖父高祖父齊衰三年爲母父在則齊衰期心喪三年父卒爲祖母爲曾祖母爲高祖母齊衰不杖期爲祖父母齊衰五月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爲高祖父母期年爲子爲女爲長子妻爲嫡孫爲兄弟爲姊

妹爲伯叔父母爲姑爲姪及姪女大功爲衆子妻爲衆孫(孫女同)爲姪妻爲堂兄弟爲堂姊妹小功爲嫡孫妻爲兄弟妻爲伯叔祖父母爲從祖祖姑爲姪孫爲姪孫女爲堂伯叔父母爲堂姑爲堂姪女爲再從兄弟爲再從姊妹緦麻爲衆孫妻爲曾孫(曾孫女同)爲玄孫(玄孫女同)爲堂兄弟妻爲姪孫妻爲族曾祖父母爲族曾祖姑爲堂姪妻爲曾姪孫爲曾姪孫女爲族伯叔祖父母爲族祖姑爲族伯叔父母爲族姑爲再從姪爲再從姪女爲堂姪孫爲堂姪孫女爲族兄弟爲族姊妹○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及內外親並如親子其

報服亦同爲所生父母服期解官心喪三年爲本宗
諸親並降一等其報服亦同○爲出嫁女降本服一
等姑姊妹女孫女嫁反者同未嫁○外親小功爲母
之父母爲母之兄弟姊妹爲姊妹之子女緦麻爲母
之兄弟之妻爲姊妹之子之妻爲父之姊妹之子女
爲母之兄弟姊妹之子女○妻親期年爲妻緦麻爲
妻之父母爲女婿爲外孫及女外孫妻○夫族斬衰
三年爲夫爲夫之父齊衰三年爲夫之母期年爲子
女爲長子妻爲夫之姪及姪女大功爲夫之祖父母
爲衆子妻爲嫡孫爲衆孫爲夫之伯叔父母爲夫之

姪妻小功爲夫之兄弟姊妹爲夫之兄弟妻爲夫之
父之姊妹爲夫之姪孫姪孫女爲夫之堂姪堂姪女
緦麻爲夫之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爲嫡孫妻衆孫妻
曾孫玄孫爲夫之堂兄弟姊妹爲夫之堂兄弟妻爲
夫之伯叔祖父母從祖祖姑爲夫之姪孫妻爲夫之
堂伯叔父母堂姑爲夫之堂姪妻爲夫之曾姪孫曾
姪孫女爲夫之再從姪再從姪女爲夫之堂姪孫堂
姪孫女○三父八母服期年同居繼父有子孫而已有伯叔兄弟
則齊衰三月齊衰三月不同居繼父齊衰三年養父三歲前收
育者已父母在則降服期心喪三年父沒長子則期而除嫡母繼母父死後嫁而己從者齊衰

杖期繼母報服不杖期養母慈母庶子所生之母死父命他妾撫育者齊衰杖期心喪三年嫁母出母齊衰杖期庶母父有子妾緦麻乳母

○妾爲家長斬衰三年爲夫期年爲夫之父母妻子所生子同

○出嫁女爲本宗期年爲父母祖父母大功爲兄弟姊妹夫亡無子則期爲伯叔父母及姑爲姪夫亡無子則期及姪女小功爲堂兄弟姊妹出嫁則緦爲伯叔祖父母爲從祖祖姑出嫁則無服爲堂伯叔父堂姑出嫁則無服爲堂姪堂姪女

○三殤大功爲子長殤自十六歲至十九歲嫡孫長殤兄弟姊妹長殤爲伯叔父及姑長殤姪及姪女長殤小功爲子中殤十二歲至十五歲嫡孫中殤爲衆孫長殤爲兄

弟姊妹中殤爲伯叔父及姑姪及姪女中殤緦麻爲子下殤八歲至十一歲嫡孫下殤衆孫中殤爲曾孫玄孫長殤中殤兄弟姊妹下殤爲伯叔父及姑姪及姪女下殤爲堂兄弟姊妹堂伯叔父堂姑長殤

今俗五服從朱文公家禮有補服有義服有報服多所增減具載文元公金長生所著喪禮備要

宣祖二十五年起復金命元爲都元帥以倭寇也

二十七年起復李德馨爲兵曹判書以倭賊猶未退也德馨累劄辭之　上不允德馨不得已起視事

宣祖朝領議政李浚慶答許詔使問日本國風俗

士大夫喪葬禮一依朱文公家禮父母之喪率皆廬墓三年若有不謹者不齒士列其間或有啜粥終喪不食鹽菜者

續大典　服制給暇朞年十五日大功十日小功七日緦麻四日後啓請出仕宗親不用經筵官朞年七日大功以下只四日京司胥吏及鄉吏親喪給暇百日

國忌

高麗成宗八年敎太祖及王考戴宗王妣宣義王后忌月禁屠殺斷肉膳

穆宗元年教曰太祖及皇考忌齋各限五日焚修輟
朝一日惠定光戴成忌齋各限一日以爲常式
德宗元年王如奉恩寺以太祖諱日也自後歷代以
爲常例
靖宗三年以王妣元成太后諱辰百官就乾德殿上
表陳慰諱辰陳慰始此自後考妣諱辰宰臣進表三
品以上黑帶假紅以下犀帶陳慰如儀
文宗三十一年王以顯考忌服素襴避正殿令中外
斷音樂禁弋獵終月以母后忌宰臣奏表陳慰
宣宗十年制曰先王先后忌辰追福之事漸至陵夷

其於廣仁館構奉先庫儲穀以備供辦置吏主之

仁宗九年幸西京御龍舟于大同江以忌月樂懸而不作鄭知常奏禮有忌日未聞有忌月若有忌月則有忌年矣請作樂以副都人士女之望制可

明宗二十三年設恭睿太后忌辰齋于內殿先王諱辰眞殿酌獻時文武百僚皆着皀鞋

本朝 中宗十四年國忌日 上服淺淡服命臣僚亦以淺淡服入侍

國忌舊行祭於文昭殿文昭殿罷後始行於山陵享官以下皆以淺淡服將事 詳見山陵

今上二十一年 明陵忌辰祭親傳香時 教曰
今番親傳香追惟昔年替以躬行之意事體重矣獻
官擇差此後親傳香時依此擧行以此錄於續典親
傳香時自 上具無揚黑圓領袍近侍執事及獻官
黑團領去胸背至二十三年復命諸臣勿去胸背
三十六年 上以明年八月是 仁顯王后禮陟周
甲命自明年八月藏樂詳見樂考
三十七年 明陵忌辰祭 上詣昌德宮御齋室經
夜翌曉仍具黑圓領袍展拜 璿源殿歲以爲常
仁顯王后國忌時 上幸明陵具具黲布貼裏至陵具

黲袍行禮以禮陟周甲也

附私忌

高麗制父母忌日依晝儀一日兩宵給暇祖父母忌無親子依父母例給暇妻及妻父母忌日給假

恭讓王三年教近設家廟旣令六品以上祭三代自今許行曾祖考妣忌日之祭

本朝經國大典　私家忌祭主祭者及衆子並給暇二日外祖父母妻父母忌亦給二日

諡號

新羅智證王十五年初行諡法

三國自有國以來王薨無謚高勾麗首以園陵爲號其後麗自廣開土王凡薨王別上號其法頗倣於謚至是羅王薨羣臣上謚曰智證濟王之薨亦有謚東方謚法始此而麗則終其世有號而無謚

百濟武寧王二十三年王薨謚曰武寧

高勾麗長壽王七十九年王薨魏主賜謚曰康

高麗光宗二十六年加上六代尊謚

穆宗五年加上先王先后尊謚

顯宗三年改上前王謚初穆宗之遇弒也康兆謚宣靈廟號愍宗至是並改謚及廟號

五年加上先王先后尊謚

文宗十年加上九廟尊謚

睿宗即位初始改獻宗謚懷殤爲恭殤

仁宗十八年加上九廟及十二陵尊謚

神宗四十年加上太廟九室及十九陵尊謚

高宗二年追上太祖惠宗顯宗宣宗肅宗睿宗仁宗
神宗康宗尊謚

辛禑二年加上尊謚于太廟

本朝　世宗元年上　定宗大王謚曰溫仁恭勇順
孝後禮曹以　皇朝賜謚恭靖不宜並用恭字啓請

除恭勇二字

五禮儀請諡宗廟上諡冊儀及請諡皇朝迎賜諡儀

詳見國恤

光海初禮曹啓 宣祖大王諡號中有曰聖敬而皇朝賜諡亦曰昭敬請改爲聖曆從之

宣祖祔廟時依故事將加上徽號於 懿仁王后府院君尹根壽劄論 先后諡號皆不過六字 懿仁平日有尊號賓天後再上尊號與 懿仁之諡通是六字今若又上幾字字數軼 先后而過之又開累朝所無之例沈喜壽以爲旣有生時尊號不宜復加

李廷龜謂王后祔廟時例上四字號 宣祖大王雖
有再上尊號而旣上謚號則獨於 懿仁豈可以有
生時尊號廢例上之號乎從之
仁祖十年 元宗大王上謚時禮曹啓臣等攷 列
聖尊號 大王八字 王妃六字而 穆翼度桓及
恭靖大王只四字 王妃只二字依 四祖 恭靖
例 皇妃上二字謚 皇考上四字謚則於情於禮
似爲穩當執義權濤等啓古雖有謚法而文武成康
只一字而已降及後世比古稍加我 四祖肇基王
迹功德巍蕩而 太祖只上四字之號其法古從簡

之意可謂盛矣豈以謚號之加損而有所輕重也今
殿下所當遵行者我　聖祖家法也請依　太祖朝
例上四字不報
十一年禮曹判書洪瑞鳳啓　宣祖大王主面不書
有明贈謚四字又昏朝所上　宣祖尊號啓統光憲
凝道隆福貽謨垂裕廣休延慶十六字及　懿仁王
后明德顯淑四字謚皆不可仍置請改題副提學李
植劄曰光海六受尊號上及　祖宗推本　宣祖功
德再進徽號況其所上十六字皆爲光海自贊功德
而推爲　宣祖遺慶　宣祖赫赫在天之靈豈肯顧

享反正之初已有釐正之議而以改題神主未安故
未敢論列矣今以主題違式將有改題之擧請命該
部收議大臣毋使 宣祖聖德神功久受非禮之號
後竟删正光海所上徽號
顯宗卽位初上 孝宗大王謚領議政鄭太和等啓
列聖徽號末端例有孝字而今以孝爲廟號不當疊
用 大明謚號亦有孝字而獨於 孝宗不用孝字
此爲可據今亦以仁代孝遂上謚曰顯仁
肅宗七年賓廳啓 列聖謚號皆用八字而獨於
恭靖大王只上温仁順孝四字未免爲欠闕之典今

當追上廟號之日加上諡號允合典禮從之遂議進
四字諡號都監啓　元宗大王以上　列聖位版皆
有有明贈諡四字請今亦遵此以行　上從之以玉
冊金寶追上　大王廟號諡號　王后徽號行改題
主禮
九年奉朝賀宋時烈疏言　太祖諡號只是四字
列聖又有加隆爲未安且以威化回軍之大義不入
諡號爲歉請遵　皇朝加上之禮命賓廳會議賓廳
啓　定宗諡號旣加上四字　太祖諡號今又加上
則獨於　太宗諡號仍舊無加恐欠崇奉之道宜一

體追上從之遂加上　太祖　太宗謚○禮曹判書南龍翼言王后位版不書徽號者勿令追書已有成命而　元敬王后位版以删正王太后之太字今將刓磨因此時並書徽號似合於禮從之

二十四年追上　端宗大王　定順王后謚領議政柳尚運言魯山尊號恭懿温文夫人尊號懿德即世祖所上而魯山讓而不受今當上謚仍以此爲謚號乎抑别爲加上謚號乎　上曰若書　世祖所上尊號則可以表揚　世祖尊奉之美意而謚號亦不可不上先書平日尊號復書郎今所上謚號可也

四十四年議定世子嬪諡曰溫懿旋以溫字犯嬪先祖沈溫名改溫懿爲端懿

附 臣諡

高麗仁宗十四年樞密院知奏事鄭沆卒御筆特諡文安

恭愍王十七年密直提學李岡卒王悼甚樞密不應諡特諡文敬

辛昌即位初曹敏修請禮葬李仁任遣使弔誄追贈典儀難之謝病不出副令孔俯慨然曰吾而不諡廣平誰敢爲之獨至典儀議諡曰荒繆

本朝 定宗初奉常寺議鄭熙啓諡曰安煬妄荒安
惑 上召奉常博士崔蠲問曰熙啓元勳也贈諡是
何甚也且但論其過不擧其功何也命卽下巡軍獄
又囚奉常少卿安省等於是刑曹劾散騎常侍全伯
英李混禮曹議郎孟思誠等以不駁奉常贈諡之誤
並流配更諡熙啓曰良景
世宗朝判書金鈎判書金末大司成金泮皆博通經
史尤邃性理之學同時選授冑監誨人不倦作成有
效人稱三金俱諡曰文長諡法博聞多見曰文誨人
不倦曰長世以爲三金宜得此諡

成宗十五年奉常寺上金良璥諡號曰恭威偏肅齊克　上問之承政院對曰良璥有褊心之病故諡如是　上曰曩者金國光尹繼謙之諡慮有後弊欲改未果今以正直之人而得褊急之諡其可乎予欲改之政院啓良璥褊急之病公論皆然今若改正恐有後弊但於擬進六字　上裁何如於是御書恭肅以下敬事供上曰恭執心決斷曰肅奉常寺又擬進李繼孫諡曰長敬玎憲誨人不倦曰長述義不勉曰玎金宗直啓曰繼孫爲永安道觀察使興學養材至今多中科第者然謂之誨人不倦則失實如金鈎金末

則當矣以監司與學而已何以得此謚耶繼孫爲人
得宰相體善人君子也不須長字亦可得美謚其曰
述義不勉恐亦不可曾以罪謫罰而謂之玎可乎
上遂書敬憲以下
國制宗親文武正二品以上贈謚或以節行表著
特命贈謚本家先以所撰謚狀呈禮曹禮曹照訖
題付奉常寺傳送弘文館定日合坐奉常正與諸
僚閑坐集字應教至亦出所定謚草輪視可否議
定三望移牒禮曹署經于政府兩司自吏曹入啓
受點回公後謚狀還付太常藏置若特教贈謚則

不待謚狀直自弘文館定日合坐太常
中宗朝命改愼承善謚掌令金千齡正言權達手啓
謚號不可以私恩輕改請還收愼承善改謚之命
上曰承善功在國家故初欲贈謚以忠復思之謚法
非如特恩之例改之不可故從該司所議爲章成
中興以來奉常寺議謚多美謚又多改謚　上特
命弘文館應教以上往叅駁議時議金壽童謚曰
頃順柳順汀謚曰武安政府以名實不副令奉常
寺改議又有張珽者以武官叅靖國功臣及卒奉
常正安壽童議謚曰忠烈

明宗朝玉堂議林百齡諡朴淳議曰恭昭既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取之也尹元衡見即噫噫倡言於朝曰百齡國之元勳諡無忠字意在叵測請鞫治安玹力救得免遂改諡文忠

宣祖六年大司憲盧禛司諫金誠一啓贈領議政李滉道德之盛昭如日星請速賜諡以厲世道 上以無行狀不許經筵官李珥曰昔黃榦以朱子高弟其製行狀猶在二十年之後伊川則門人高弟終無敢下筆其難也如此況李滉門人安能容易製之乎待大賢不可拘於常規滉之行迹昭在耳目行狀有無

何所增損　上可之遂謚文純道德博聞曰文中正
精粹曰純儒賢之不待謚狀賜謚始此
宣祖朝多以贈職追謚以小官賜謚者金宏弼之
文獻鄭汝昌之文敬徐敬德之文康皆異典也
孝宗八年宋浚吉疏曰竊聞　聖明特許臣師先正
臣金長生易名之典所司以文敬文元議定夫敬者
聖學之基本亦長生所嘗用力者斯豈非懿稱也第
人之資禀各有所當必得其當然後允叶公議信示
來今而受之者亦安於心也臣竊想長生眞純渾厚
寬恕冲和底氣象其所副擬者誠是恰好着題而恨

議者之寘在第二也此非臣阿好之私言凡逮見長生者無不云然輿論所在有不可誣亦非以敬爲少惟元爲稱於其人也斯名一定百世難改苟失其宜遺恨無窮　上從之贈謚文元

令　上三十二年命知中樞勿論文蔭武曾經亞卿實職外毋得贈謚

續大典　大提學秩正二品雖從二品大提學亦許賜謚儒賢及死節人表著者雖非正二品特許賜謚儒賢節義外毋得格外陳請

應教黃景源言奉常正職掌議謚而或有議謚不

公者則令應教以上駁議矣近者應教議謚而奉常正無所可否非制也請自今議謚時使奉常正協議定謚以復故規　上命此後議謚時以曾經玉堂人差出奉常正俾與詳議定謚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三十二

崇政殿 校正

禮考十

山陵

檀君墓在平安道江東縣西三里周四百十尺

臣謹按輿地勝覽云俗傳檀君墓在江東此雖無端的證據而自古相傳之說必有以也故第姑錄之以備傳疑云

箕子墓在平安道平壤府城北兎山上本朝 宣祖壬辰之亂倭寇掘左邊深一丈許堅不可鑿俄而樂

聲自擴中出賊懼而止亂平後改立新碑韓濩書之
以鐵釘穿附舊碑立于新碑之後建丁字閣 肅宗
己丑遣承旨致祭
臣謹按史記註索隱云箕子冢在梁國蒙縣
而 大明一統志蒙縣不載箕子墓則可見
索隱之說不足取準也恐後人或以索隱說
起疑故略辨之云
夫餘國王葬用玉匣漢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
則迎取以葬
新羅始祖陵在慶尚道慶州府曇巖寺傍號蛇陵

南解次次雄陵儒理尼師今婆娑尼師今陵俱在蛇陵內　脫解尼師今陵在慶州府城北壤井丘　味鄒尼師今陵在慶州府南星南里　奈勿尼師今陵在慶州府瞻星臺西南　法興王陵眞興王陵俱在慶州府西岳里　眞智王陵在慶州府永敬寺北眞平王陵在慶州府漢只　善德王陵在慶州府狼山南嶺　眞德王陵在慶州府沙梁部　武烈王陵在慶州府西岳里　神文王陵在慶州府望德寺東孝昭王陵在慶州府東芬南里　聖德王陵在慶州府東都只谷里　景德王陵在慶州府毛祇寺西

岑　憲德王陵在慶州府東泉林里　興德王陵在慶州府安康縣北　僖康王陵在慶州府蘇山　神武王陵在慶州府兄弟山北　文聖王陵憲安王陵俱在慶州府孔雀趾　憲康王陵定康王陵俱在慶州府菩提寺東南　眞聖王陵在慶尚道梁山郡黃山　孝恭王陵在慶州府獅子寺北　神德王陵在慶州府竹城　景明王陵在慶州府黃福寺北麓

景哀王陵在慶州府南山蟹目嶺　敬順王陵在京畿長湍府南八里

赫居世昇天七日遺體散落于地國人欲合而葬之

有大蛇逐禁各葬五體爲五陵亦名蛇陵
儒禮王十四年伊西故國今清道郡攻新羅金城忽有異
兵珥竹葉助羅軍擊破之人或見竹葉數萬積於味
鄒陵前因號陵曰竹長一云竹現
訥祗尼師今十九年修葺歷代園陵
智證王三年始禁殉葬前此君薨殉以男女各五人
至是禁之
文武王四年置諸陵守護
二十一年王薨以遺詔火葬東海口石上
輿地勝覽曰文武王遺命葬東海濱水中化爲

龍嗣子神文王築臺望之有大龍見于海上因
名曰利見臺臺下十步海中有石四角聲出如
四門是其葬處至今稱爲大王巖在今慶州城
東五十里然其言不經云
李睟光類說曰文武王患倭侵寇誓死爲龍以
護邦國遺命葬東海水中
孝成王遺命燒葬東海
宣德王遺詔燒葬東海
元聖王遺詔燒葬東海
本朝今　上二十四年命敬順王陵依麗王陵例

定標四方各一百五十步以莎草枯損設告祭官
備祭物
東京雜記曰慶州府東三十五里有稱掛陵者
俗傳羅王葬於水中掛柩於石上因築土爲陵
石物尚在而不知爲何王陵云
高勾麗東明王陵在平安道中和郡龍山　琉璃王
陵在豆谷東原　閔中王陵在閔中原石窟　新大
王陵在故國谷
東明王陵俗號眞珠墓世傳東明王升天不返以所
遺玉鞭葬於龍山

高麗肅宗遣使致祭

本朝今　上元年改築陵塋

閔中王四年王田于閔中原見石窟顧謂左右曰吾

死必葬於此不須更作陵墓及薨從遺命故號曰閔

中王自是王薨皆以葬地爲號

烽上王六年慕容廆攻高勾麗至故國原發西川王

之塚會役者暴死疑其有神乃引還

故國原王十二年燕王皝來攻發美川王之塚

寶藏王卒於邛州唐詔以尸至京師葬頡利墓左樹

碑

百濟義慈王卒于唐詔葬孫皓陳叔寶墓側

駕洛國首露王陵在慶尚道金海府許王后陵亦同塋

本朝今　上三十二年命陵四方百步立石爲標改築陵塋每歲春秋府中父老共會設祭

輿地勝覽云漢建安四年王薨葬城北納陵傍田三十頃以祀新羅之季將軍忠至鎭金官城有英規者假威於將軍奪廟饗而致告祠堂梁折而墮於英規頂遂斃後有羣盜謂陵中必藏金銀寶器欲發塚有猛士被甲從陵中出射之

中殺八人盜驚走數日復來有大蟒長三十餘尺眼光如電自陵傍而出咬殺九人賊皆僵仆而走淳化二年量田使趙文善將以陵田減其半屬于民其夕夢神人七人操劒而至云爾有大慾故欲斬耳文善驚覺得疾宵遁遂死于道傍

東史補遺曰首露王陵自漢建安四年逮遼太康二年凡八百七十餘年所封美土不騫不崩所植嘉木不枯不朽

李睟光類說曰 宣祖壬辰倭寇發首露王陵

頭骨大如銅盆傍有二女面貌如生出置壙外
則旋即銷滅盖其殉葬者也
高麗太祖顯陵在開城府松嶽山西巴只洞南神惠王后
柳氏祔 惠宗順陵在開城府炭峴門外景德寺北俗
稱皺王陵 定宗安陵在開城府南小門外 光宗
憲陵在開城府松嶽山北麓狄踰峴 景宗榮陵在
開城府進鳳山下 成宗康陵在開城府南郊 穆
宗義陵在開城府城東 顯宗宣陵在開城府松嶽
西麓 德宗肅陵靖宗周陵俱在開城府北郊 文
宗景陵在開城府佛目寺南麓 順宗成陵在開城

府進鳳山南釀陽峴　戴宗泰陵在開城府海平寺下　宣宗仁陵獻宗隱陵俱在開城府城東　肅宗英陵在京畿長湍府松林縣佛頂原　睿宗裕陵在開城府城南　仁宗長陵在開城府城西碧串洞毅宗禧陵在開城府城東　明宗智陵在長湍府神宗陽陵在開城府城南　熙宗碩陵在江華府南二十一里　康宗厚陵在開城府　高宗弘陵在江華府西六里　元宗韶陵在開城府北十五里　忠烈王慶陵忠宣王德陵俱在開城府西十二里　忠肅王毅陵忠惠王永陵俱在開城府　忠穆王明陵

在開城府城南　忠定王聰陵在開城府西十二里
恭愍王玄陵在開城府城西鳳鳴山　恭讓王陵
在京畿高陽郡見達山
太祖二十六年王薨遺命園陵制度依漢魏二文故
事
本朝　顯宗朝特遣禮官看審並與諸王陵修築
以王姓人定爲守直官禁耕葬
本朝　肅宗十九年駐蹕開城府時遣承旨致祭
祭文略曰統一三韓基五百年樹立甚宏聲施且
延伯氣雖歇遺躅尚在緬想洪烈寔秉東海三十

年因開城留守宋光淵疏本陵春秋祭物命自本府封進四十六年命高麗太祖陵禁標以二百步爲限其餘陵以一百五十步爲限禁葬禁耕禁造舍

本朝 景宗朝命守臣修改高麗太祖墓儀物有缺者

穆宗十二年康兆弑王踰月火葬縣南陵曰恭陵三年移葬城東改陵號

顯宗元年遷顯陵奉梓宮于負兒嶽香林寺以契丹兵逼也七年始還葬本陵九年復移奉於香林寺十

年又還葬
二年時享各行於本陵以太廟灾也
八年安宗梓宮至自泗川備法駕迎之葬乾陵
肅宗元年遷景宗神主於榮陵
毅宗遇弑稾葬于慶州明宗五年遷葬
高宗四年遷世祖太祖之考號昌陵太祖梓宮于奉恩寺十
九年移葬于江華新都忠烈王二年始倢還葬
恭愍王卽位初王親傳諸陵祝版昌陵享官皆不至
命侍臣授祝版遣之
十六年王詣顯陵毅陵善陵行別祭奏樂三獻毎獻

三拜百官皆拜至正陵公主陵亦如之膳羞豐潔倍於三陵

十八年以臘不祭正陵下侍中柳擢獄都堂以諸陵皆無臘祭請王釋之

二十年十二月朔始復行朔望祭于顯陵

二十一年命祭正陵用樂正陵每祭皆三行內行國行都評議司行也搠壽陵于正陵之側令百官以秩出役夫輸石

拜陵儀　王至望陵拜位再拜訖改服靴袍步出小次至陵室階下再拜陞階又再拜當王后神座前又

再拜入省服翫拂拭床帳進饌備珍羞庶品務極豐
潔王進神座前奠酒三酌又於王后神座前奠酌更
薦奠服玩則躬自執陳三次再拜如前讀祝祭訖燔
祝於齋坊

本朝　世宗二年　上謂知申事許誠曰高麗之
君有功德於民者則已令奉祀陵墓之在舊都者
頹圮不修誠所不忍宜令所在禁其樵采時加守
護

本朝經國大典曰歷代始祖及高麗太祖顯宗文
宗忠敬王陵所在守令每年省視且禁田柴

本朝 顯宗三年以歷代園寢太半頹毁遣禮官
封植定步數以禁樵牧且著令三歲一審
本朝 肅宗元年加高麗陵寢守直官料月五斗
先是壬寅 顯宗以王氏後裔之在松都者爲守
直官月給五斗米至是禮郎奉審還奏守直官貧
殘狀命月加給五斗辛酉開城府諸王陵民多偷
葬命罪其葬者掘出以守直官王以誠廢職汰去
更擇王氏看護
本朝續大典曰高麗諸陵每三年禮曹郎官擲奸
禁耕葬

本朝　穆祖大王德安陵在咸鏡道咸興府西北加平社癸坐丁向　孝恭王后同塋　翼祖大王智陵在咸鏡道安邊府西湍谷縣壬坐丙向　貞淑王后淑陵在咸鏡道文川郡東草開社甲坐庚向　度祖大王義陵在咸興東雲田社壬坐丙向　敬順王后純陵在咸興東東溟社壬坐丙向　桓祖大王定和陵在咸興東歸州洞乙坐辛向　懿惠王后同塋
太祖大王健元陵在京畿楊州儉巖山癸坐丁向
神懿王后齊陵在京畿豐德府北栗村甲坐庚向
神德王后貞陵在楊州南沙河里庚坐甲向　定宗

大王厚陵在豐德東興教洞癸坐丁向　定安王后同塋　太宗大王獻陵在京畿廣州西大母山乾坐巽向　元敬王后同塋　世宗大王英陵在京畿驪州西北城山子坐午向　昭憲王后同塋　文宗大王顯陵在健元陵東岡癸坐丁向　顯德王后同塋　端宗大王莊陵在江原道寧越府北冬乙旨辛坐乙向　定順王后思陵在楊州南羣場里癸坐丁向　世祖大王光陵在楊州東注葉山直洞子坐午向　貞熹王后同塋　德宗大王敬陵在京畿高陽郡東蜂峴艮坐坤向　昭惠王后同塋　睿宗大王昌

陵在敬陵北岡艮坐坤向　安順王后同塋　章順
王后恭陵在京畿坡州南普施洞戌坐辰向　成宗
大王宣陵在京畿廣州西學堂洞壬坐丙向　貞顯
王后異塋　恭惠王后順陵在恭陵南岡卯坐酉向
中宗大王靖陵在宣陵東岡乾坐巽向　端敬王
后溫陵在楊州西山長興面水回洞亥坐巳向　章
敬王后禧陵在高陽南元堂里艮坐坤向　文定王
后泰陵在楊州南蘆原面壬坐丙向　仁宗大王孝
陵在禧陵西岡艮坐坤向　仁聖王后同塋　明宗
大王康陵在泰陵東岡亥坐巳向　仁順王后同塋

宣祖大王穆陵在健元陵第二岡壬坐丙向 懿
仁王后仁穆王后異塋 元宗大王章陵在京畿金
浦郡後岡子坐午向 仁獻王后同塋 仁祖大王
長陵在京畿交河郡舊治後子坐午向 仁烈王后
同塋 莊烈王后徽陵在健元陵西岡酉坐卯向
孝宗大王寧陵在英陵東弘濟洞子坐午向 仁宣
王后同塋 顯宗大王崇陵在健元陵西南別岡酉
坐卯向 明聖王后同塋 肅宗大王明陵在敬陵
東岡甲坐庚向 仁顯王后同塋 仁元王后異塋
仁敬王后翼陵在敬陵東岡丑坐未向 景宗大

王懿陵在楊州南天藏山申坐寅向　宣懿王后同塋　端懿王后惠陵在崇陵左岡酉坐卯向○貞聖王后弘陵在敬陵東岡乙坐辛向

太祖五年顯妃康氏薨門下侍中趙浚金士衡等上言請以功臣一人守陵三年永爲恒式從之令安平府院君李舒爲守陵官初卜安巖洞以有水不用翌年正月葬于漢城皇華坊北原王宮南數里

太宗九年移貞陵于惠化門外沙河里

十年遷德陵安陵于咸州初　穆祖德陵在咸鏡道慶興府城南　孝恭王妃安陵在德陵北同原赤池

中圓峰高三十五步圍九十步四面沮洳人未易通
行德陵在峰上於其葬也中國人來相之曰後必有
子孫興王者至是女眞寇北邊遂遷兩陵于咸興西
北加平

世宗二年　元敬王后陵寢石室盖石廣厚難輸
上王諭　上宜破爲二令得易輸　上以爲不如全
石之固命元肅請于　上王肅未至　上王已幸石
所命工椎破爲二謂肅曰此石廣大難輸已令破之
後　上詣樂天亭　上王謂　上曰陵寢盖石若用
全石則轉輸甚難無益於死者有害於生民今日之

事永爲成法宜詳錄簿籍以示後世子孫

端宗卽位初將竪碑顯陵功已就議者以爲自古人君行事之迹備載國史不必如士大夫之立神道碑請罷從之初健元陵獻陵英陵皆有碑及英陵之遷埋碑不用陵寢不立碑自顯陵始

睿宗元年遷英陵于驪州初英陵在廣州獻陵局內世祖朝議者云英陵非吉地當遷　世祖召徐居正問之居正對曰以山水方位爲子孫禍福臣未知也且世之遷葬求獲福也王者更有何望哉　上曰吾復無意於遷陵也至是始遷焉

五禮儀 寢殿卽丁字閣在陵室之南坐北南向凡三間
東西有階神座在北南向四孟月及正朝寒食端午
秋夕冬至臘朔望行祭四時及俗節每位饌卓四行
俠卓三行山壘三朔望每位饌卓五行山壘三祝版
與宗廟同散齋二日致齋一日親享亞獻終獻官並
議政攝事獻官二品四拜三獻瘞祝
經國大典 陵寢每歲春秋本道觀察使奉審
中宗八年 顯德王后復位後命闢舊昭陵遷祔顯
陵之左去昭陵舊號合稱顯陵遷陵都監提調宋軼
等啓昨日卯時啓陵內外梓宫衾絞完全改用新梓

宮只用法衣補空○新陵在　大王陵左岡相去不
遠只隔松杉下玄宮後兩間松木數株無端立枯提
調張順孫命役夫斫去正開其蔽兩陵更無障蔽人
皆異之又啓陵日環舊陵白日大雨俄頃而止
初都監設幄殿於舊陵將奉遷去土深而無所見
惶駭罔知所爲是夜監官假寐夢　后親憑几帳
殿具王后儀兩丫鬟侍立召監官勞之曰爾等勤
苦拜伏駭汗覺而異之翌早去土深加數尺許忽
漆片如掌翻出盖梓宮漆厚脫落也遂克襄大禮
三十一年遷禧陵于高陽初　章敬王后禧陵在廣

州獻陵右岡至是遷焉
仁宗即位初議　中宗大王陵號或引唐家昭陵例欲不改其舊丁熿曰文德后雖先葬昭陵其實乃太宗壽陵故不改也尊可統卑而卑不可援尊也議遂定
明宗十七年遷靖陵于廣州初　中宗陵在高陽與禧陵同塋至是遷陵于廣州地勢卑下補土之功費累巨萬每年江水漲入陵前齋室半沒于水後　文定王后薨不得已別卜泰陵物議皆欲遷陵而又以再遷爲難至　宣祖十四年命三公六卿往審靖陵

形勢還啓言江水雖漲去穴道甚遠無滲潤之患只當以土石塡補以退水勢移造齋室於高燥之地從之

徐敬德疏曰古者有冢人之官掌公墓之地定於一處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昭穆爲左右又令同姓諸侯大夫士葬於前後今一從風水之說世各占之每開山陵雖宗戚之墓皆令溝而去之山外民田亦皆荒之一陵之入占地甚廣民無蒭牧之所隆運至於千歲之遠則園陵相望於郊畿之外田野盡荒人跡㑹絶獘至於此臣不

知其何以處之也
鄭宗榮自燕京歸啓曰皇帝山陵皆在一山之麓
此皇帝無窮之計也若歷世綿遠而園陵每卜他
山則民居盡爲丘陵殊非可繼之道也
宣祖卽位初　大妃欲行拜陵禮領議政李浚慶啓
國朝典禮無王后拜陵之文東晋時有皇后拜陵之
事盖以皇帝幼冲之故當時議者猶以爲非禮而止
我朝拜陵之事皆循一時之情爲此過擧今若從前
日之非又行非禮之擧則自今以後遂成古事開萬
世無窮之獘如魏胡后之拜秦山唐武后之爲亞獻

將無所不至其爲貽弊實難形容况今灾變疊出靜
以俟之猶恐有非常之變乃復爲干禮犯義之舉以
忽天戒乎答曰啓意至當恐懼不已死則當侍山陵
爲國宗社未果耳
四年康陵丁字閣火　上與王世子變服避正殿減
膳撤樂停朝市去刑戮禁屠殺三日而止宗親文武
三品以上卽日問安百官變服亦三日而止
十一年改修孝陵初乙巳羣奸以　仁廟爲未踰年
之君減殺喪禮山陵工役多不謹至是命修改其封
改安石屏等物

十四年七月咸興智陵灾　上問于大臣大臣以爲
上下當變素服三日百官變服于本司

李珥曰　智陵是君王之祖於百官無服變服

似過矣

始行忌辰祭于陵寢初陵寢有四孟月及臘享及朔
望祭俗節祭忌辰祭則行於文昭殿至壬辰亂文昭
殿灾自是移行忌辰祭于陵寢
仁祖八年復行陵寢五享大祭初國制山陵行四享
及臘享一如宗廟　上卽位初以並行陵廟事涉煩
黷罷之至是命復舊制憲府諫院爭之不從

一副提學趙翼劄曰墓上之祭雖四名日乃是國俗
亦非禮經所有也至於四時正祭既行於宗廟而
又疊行於陵寢此何義也雖 祖宗之事其非正
者尚可追改況已廢之祭豈當還復孔子曰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 祖宗之靈其必不享非禮之祭
亦明矣

遷穆陵初穆陵在健元陵西岡原州牧使沈命世上
疏言穆陵地不吉且有水氣 上命大臣禮官議遷
卜咸曰健元陵第二岡實 先王之所屬意而戊申
特以年月不利不克用今不可捨此他就 上從之

遂奉遷及破舊陵啓玄宮少無水氣衆議齊憤
遷陵時議 上服制禮曹據大明集禮所載遷陵緦
服葬後即除之說及 祖宗朝舊例定儀註 上命
議大臣大臣啓改葬之服先儒所論互相異同而禮
經註云必服緦者不忍無服於葬其親也故改葬而
除之杜氏通典曰喪無再服哀甚不可無服若從月
數則是再服也況帝王家服制與士大夫不同大明
集禮叅酌時宜定爲時王之制宣靖陵古例亦皆至
葬而除從之議者以爲禮記註孔頴達則以爲葬後
除服鄭玄則以爲三月後除除服後來朱子之門有問

此二說何者爲是者朱子答曰禮宜從厚鄭說爲是然則今此緦服三月後除之可也校理崔有海乃於除服日上疏請遷陵緦服遵三月之制　上答曰除服事自有祖宗朝舊規今不可輕改遂於下玄宮日行虞祭後除服又議遷陵時設靈寢當否大臣以爲初喪則不忍死其親以常時所用牀帷寢席之具設爲靈寢皆象生時而至於遷葬則與初喪有異況國朝遷葬時無可據前例又議虞祭服色大臣言杜氏通典大明集禮家禮儀節等書改葬時虞祭服色皆定以緦服而宣靖陵改葬時則以烏紗帽黑團領烏

角帶行之第念服雖可除虞祭行於葬日則玄宮纔
閉便脫縗服遽以吉服行事求之情禮似未妥當並
從之
十四年始罷各陵寢五享大祭大司諫尹煌引墓藏
廟享之義上疏請罷自備局回啓同年秋享爲始永
爲停罷祧廟陵寢只祭寒食
孝宗三年　上謂禮曹判書李厚源曰在昔　祖宗
朝每年展謁陵寢揆以情禮在所不已乃以春之二
三月秋之七八月輪回展謁永爲恒式
八年禮曹啓獻陵無祝文瘞坎每於祭後燒火異於

他陵之例領敦寧府事金堉言他陵皆有瘞坎獨此
陵無坎似是襲謬失禮親幸之際宜創造瘞坎勿爲
燒祝從之

顯宗卽位初議定山陵卜地於水原又占於健元陵
內尹善道謂水原於風水最吉　上意亦傾向判義
禁府事宋時烈劄曰五患之說雖甚切迫非目下之
事姑置不論唯是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存沒何異臣
竊伏惟念　大行大王至仁徧溥無物不在所愛而
至於士卒則忒甚焉故以水原爲七千甲兵之所在
也擬之於漢之凉州差遣師倅必極其選而撫䘏其

人必異他邑以爲緩急得力之地今撤其邑里破其田產使之咨嗟恨歎者必非　大行大王之志也志苟不安則雖使地理盡善盡美亦非臣子事亡如事存之道況地說茫昧有難眞知者乎領中樞府事李景奭劄曰生有益於人者死不害於人是以欲擇不耕不食之地而葬焉仁人君子之心也凡犯五患之戒忽衆怨之叢必用不必用之地決非忠臣志士所以爲國家深長思也又曰　先王在天之靈亦必以託先陵爲喜而諸術人之議皆以爲吉今捨先陵內不易得之艸穴反取於五患之必至衆怨之所萃則

其不明於天理人理甚矣安保其地理之必吉乎於
是定用於健元陵内
十年復　神德王后貞陵（詳見宗廟）
十四年遷寧陵于驪州宗臣靈林副令翼秀上疏言
寧陵封陵之制甚疎故逐年有修理之役　上命大
臣諸宰三司往審卽舉移葬之禮先是寧陵石築傾
陊命議于大臣儒臣兵曹判書宋時烈議曰古禮天
子之外皆用直下爲壙之制則雖文王之葬尚未免
築土於椑上而程子以先帝之陵用木骨鐵罩之制
勢有必至之患故必欲祔葬后喪因以撤去鐵罩改

用石槨夫撤鐵用石之際必有大動作大震驚之事而程子猶且云然況今事役只在地面則視程子說輕重相懸今日之義恐當稍待上食停止後改作如初一以安固永久爲計似得之夫石屛之制只爲觀美而高危難固終致傾圻此必然之勢臣竊聞英陵不用其制只爲土封此非後聖之所當法哉臣意欲因此而懲前毖後撤去石屛諸儀一遵英陵遺法則事理兩得矣朱子嘗謂仁皇儉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若此豈其心哉程子亦以崇厚陵寢爲違先王之儉德損嗣王之孝道無益於實而有累於後

此皆格言也至是始不用屛風石莎臺石其後諸陵
一遵是例
左議政宋時烈疏曰程子嘗論山陵事曰死者無
終極國家有廢興而人臣乃以廢興爲忌諱苟循
人情孤負往者所謂往者指先君也臣自少喜游
歷觀前代陵墓村氓里庬雖或指言其處而略無
可據之跡雖略有其跡而又不知爲何王之所藏
臣不知墓表之制始於何時而孔子自篆延陵季
子之墓則其爲百世以俟之法無疑我 太祖
太宗二陵皆有神道之碑然字體纖促易至磨滅

又旣有國史則不必著記德行於碑版故其後遂寢而不復繼其意則善矣而惜乎其無經遠之圖也伏願從今爲始命建表石大書深刻以示後世楚昭王夷狄之君也至李唐時其國人猶懷舊德而識其丘墓況我 聖考之至德深仁乎臣又伏聞國家山陵之制外梓宮之底只鋪錦褥一件而不築以石灰臣竊不勝驚駭也孟子曰無使土親膚獨無恔乎夫萃一國臣子之誠意以奉君父之體魄而反或犯於使土親膚之戒豈可謂恔於心乎且不獨土之親膚而已程子曰有土則有虫

之侵骨甚可畏也又以爲地有土獸故古人墓中置鐵以避之此等說看來誠不覺體栗也朱子自葬其父極其心思凡所以經遠之圖無所不至而其爲葬法必使築實石灰於棺底二三尺如此則四旁上下豈不周完堅固得免於土氣虫獸之侵逼乎或云如此則地氣隔截其地雖吉而其應不效此則術家不經之言也夫古之帝王皆用石槨石槨之隔截地氣必倍於石灰而其福祿之盛非後世可比且朱子兼通地家之術其見於山陵議狀者詳矣而猶爲棺底築灰之法今之不用此法

而信術人之說者何異於當日之信臺史而不用朱子議哉臣又伏聞神穴之穿太長且廣若盡用恒定尺數則天成土肉幾盡鑿去而左右擁護皆是客土安在其擇用吉地之意哉朱子於時君山陵想像其廣如池塘極用憂歎而及爲士大夫葬制則深以狹小爲宜至使不用外棺其意豈不深且遠哉然本朝之制用物甚多故自不得不寬廣夫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道不足故朱子至不用明器伏願下詢廷臣納壙儀物務從減省如不可減省則其所盛石函裁小其體無使神穴破鑿

太甚

宋時烈遷陵時服制議曰己亥初喪日臣與故參贊臣宋浚吉獻議請循儀禮及朱子說以冠絰衰裳成服制而別制視事服以仕進爲當云則聖上不以爲不可下其議於廷臣其時外議以爲古禮及朱子說當行於今日矣旋以廷議不一竟循前例議者至今恨之今因緬禮當依禮文以細布熟麻制緦麻服以陪㡘衛及祭祀而別以素團領烏紗帽烏角帶視事則似合於爲君父致哀之義而亦爲因復古禮之漸矣

肅宗即位初移用寧陵舊石於崇陵承　大妃教省民力也

章陵叅奉李萬亨上疏略曰祭禮曰昌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又曰腥肆爓腍自盡其敬而已據此可知祭之當用牲牢也又觀祭禮圖說魚肉脯醢間以蔬果而魚肉居内蔬果居外則據此乃知魚肉之當貴於蔬果也陵寢祭蔬饌闇作俑於故相臣黃喜或謂其意以爲日後陵寢多所則不能堪供億之費而有此省弊之擧古之享國長久莫如商周而商周君臣未嘗有以綿歷之長遠爲

處而減其享先之禮者況我國魚肉之膳山海所産閭閻下賤亦能飽飫堂堂千乘之國以三百六十州惟正之供豈不能備園廟鼎俎之實乎意者喜亦狃安麗朝陋俗而然也若以經費爲憂則祭在於誠而已不在物之豐多故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寧體損卦之義減其多品只用一器之牲不猶愈於純用素膳乎臣聞油蜜果非正物也禮云膏煎之物褻而非敬陵寢之祭減其油蜜果代以乾魚脯醢則此實從簡垂久之典臣聞新陵三年內自內殿別用肉膳行祭於下室云內外異饌何

所據耶若以祭用素膳爲禮則下室之肉膳非禮
也若以祭用肉膳爲禮則陵殿之素膳非禮也大
臣金壽恒金壽興金錫冑南九萬儒臣朴世采等
曰先正臣文成公李珥前後章奏屢陳我朝祀典
之非禮如各陵則請廢朔望祭只祭四名日文昭
迎恩殿則請改三時祭廢二時祀而獨於陵祭用
素之失一無所言及數百年遵行之禮固難一朝
輕變獨儒臣李翔以爲我國名節上山之祭公私
所通行已非古禮而宗廟忌辰祭幷行於山陵者
尤非禮意至若山陵素膳之祭又是非禮中之非

禮宜改之 上曰陵寢享祀之用素雖未知其合
禮而 列聖累百年遵行之制猝然變改實涉重
難置之後四十五年正言洪鉉輔上疏又論素膳
之非禮不報

十三年恭陵陵上灾 上變服避正殿減膳撤樂三
日

十九年楊州儒生輩上疏以爲 列聖九陵在於楊
州乞減本州田稅收米兩役之一以紓民力廟議以
惟正之供難之 上特命永減收米以示軫恤

二十四年復 端宗大王莊陵 定順王后思陵 詳見

宗廟
思陵摠理使崔錫鼎言思陵本海平府院君鄭眉
壽家山眉壽即 文宗外孫故 王后在世時托
其後事於眉壽仍爲奉祀陵所青龍邊墳墓皆是
眉壽子孫白虎邊數塚亦是鄭家族屬云雖非血
孫旣屬後事又托體魄於其山則恩義情理之重
不以幽明而有間今若以封陵之故有所遷動矣
毁則求之神道必有不安於冥冥之中齊陵內舊
塚旣不掘移貞陵內翁主墓亦爲仍存鄭家諸塚
似有參酌善處之道矣 上曰年久塚墓曾有不

遷之例許令仍存

三十年孝陵陵上失火　上避正殿減膳撤樂三日而止

丁亥特進官閔鎭遠言山陵忌辰祭時宜有自上舉哀之節命議大臣領議政崔錫鼎議儀禮士喪禮有忌日哭于宗室之文朱子家禮亦有哭祭之節然禮曰喪服祭祀哭泣皆如其國之故喪祭從先祖一語雖不爲孟子所取旣載儀禮通解我朝忌辰哭泣之禮不著於五禮儀帝王家禮與士庶有異不可輕改　祖宗已定之禮判中樞府事徐

宗奉議通典及皇朝集禮雖有拜陵哭泣之文忌辰之儀未有著見處若欲哭臨則不可以世代疎昵而有所偏舉君上又不可獨行儀節多有窒碍大臣南九萬柳尚運亦以爲不可行獨判中樞府事李畬以爲宜行命依領相議

景宗卽位初明陵因山石物一遵厚陵制度初厚陵象設欄干石之類體制稍倹及莊陵思陵之改封也肅宗命一依厚陵因作定制且 敎曰予見厚陵石物心常好之雖予百歲之後當遵用厚陵之制其後仁顯王后之葬亦遵厚陵制度至是一遵前制

正言金民澤疏請立表石摠護使李健命啓自國朝以來各陵寢皆無表石癸丑寧陵遷葬時先正臣宋時烈陳達請立而各陵寢表石亦請幷建其時寧陵則先立表石各陵寢未及舉行矣新陵表石當依寧陵表石制樣此後各陵表石亦當次第爲之比寧陵石物稍加裁減好矣領議政金昌集曰表石制樣之過大未必有益於傳久之道明陵石物　大行大王特命遵依厚陵制度則今雖減於寧陵亦非過小請新陵立石後崇陵翼陵連續建立各陵則漸次舉行從之

三年純陵陵上火　上變服避正殿減膳撤樂三日而止

今　上元年十月長陵陵上火　上避殿減膳以在國恤三年內變服撤樂之節不爲擧論

七年遷長陵于交河舊治初長陵在楊州北雲川里相臣趙翼疏請遷奉不聽至　肅宗十三年有許穡者疏請奉遷命議大臣奉朝賀宋時烈議巳丑大喪故相臣趙翼上疏力請遷攺此陵而相臣李景奭力主勿遷之論　孝廟竟從景奭言二疏幷取而參考則可知其得失矣　上以風水之說不可動搖不聽

至是左議政李㙫等白陵上蛇虺成羣不可不移且言當時役僧已有棄正穴用蛇穴之歌 上命右議政趙文命往審之遂移葬

十年立莊陵碑先是前監司尹陽來言莊陵象設只有望柱及武石而已且無碑石陵所既甚絕遠若無碑石所記則千百代之後將無以識得陵寢所在臣曾往北路諸陵亦皆有碑長不過數尺 祖宗朝儉德此可見矣徤元陵有神道碑寧陵以下亦有陵號所記碑請於莊陵亦樹碑石書以某大王某陵 上可之至是遂立碑

二十年重建齊陵神道碑初齊陵碑 宣祖壬辰爲倭寇所破至是因宗臣礪恩君梅疏遂建之

二十五年復 端敬王后溫陵 詳見宗廟

三十一年立厚陵敬陵昌陵顯陵光陵宣陵靖陵表石〇教曰陵石物昔年從厚陵之封 聖意有在封陵之太高沙臺之不緊心尚悶焉今日奉審光陵大王陵上石物此後封陵一遵此例

章陵陵上火 上變服避正殿減膳撤樂三日

三十三年 教曰見大明會典初則望瘞更以望燎以瘞爲燎可知各陵寢望燎事議大臣又 教曰諸

大臣獻議皆與予意同各陵曾已望瘞者令陵官毋論新舊先爲精燎仍置於坎此後望燎

三十四年 教曰山陵三年内茶禮時舊丁字閣同行今番因 慈教諸名日比前減數者多予意則古今異焉不無瀆褻之事此後舊丁字閣勿爲幷設

四十六年 教曰令禮官考奏聞貞陵有碑閣而無建碑之事誌狀 特命先載云豈特貞陵思陵恭陵順陵温陵皆載於誌狀無建碑之事云豈特未遑事體不然令儀曹次第舉行

續五禮儀 山陵四時臘朔望令罷朔望只焚香壬

辰文昭殿罷後移享忌辰饌卓與舊俗節同今俗節無俠卓與舊朔望同親盡則只祭寒食先告事由移還安饌卓享儀並同今俗節惟一獻○幸陵車駕出宮鹵簿如儀留都及陪從百官戎服殿下具戎服至殿門外乘馬或駕轎留都百官城外祗送至陵陪從百官改服淺淡服烏紗帽黑角帶紅門外序立殿下改具翼善冠黲袍烏犀帶就位四拜百官四拜殿下奉審陵上祭時至就位行禮如儀禮畢就次辭陵四拜百官從拜車駕還宮始揷羽前部鼓吹○遷陵儀大祝奉紙牓卧置卓題主官題云某號大王書訖奉紙

牓納于匱啓陵前四日遣官行告由祭啓陵時至宗
親文武百官具緦服哭四拜大祝三聲噫啓啓陵之
由役夫掘退壙啓陵穿破灰石補板閱外梓宮下隅
板後奉出梓宮啓陵時殿下具緦服就望哭位哭盡
哀四拜宗親文武百官同進名奉慰大妃具細熟布
大袖長裙盖頭頭繻及帶白皮鞋出就位哭四拜王
妃王世子嬪內命婦並同出梓宮殿下至羨道南拜
位閱外梓宮奉出梓宮安於輪轝上奉安帳殿殿下
哭四拜宗親文武百官同右議政以巾拭梓宮加棺
衣奉紙牓於靈座立銘旌進禮饌殿下哭四拜宗親

文武百官同奠酒讀祝殿下哭四拜宗親文武百官同進名奉慰梓宮成殯以肩轝奉梓宮詣丁字閣奉安榻上設靈座設哀冊設靈寢分列儀仗明器如初朝夕哭奠及上食進香梓宮加漆書上字結裹啓殯遣奠發引路祭晝停設奠新陵成殯遷奠並如初虞祭畢埋安紙牓於曲墻內

園墓

高麗恭讓王二年禮官獻議曰今西原君以下四代封崇立園置祀官事宜謹依前代典故議之漢光武別立四親廟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司馬光

等濮園議爲人後者爲之子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呂氏引程子論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西原以下當依漢宋尊以高官大爵立園置祀官別子奉祀而子孫襲爵在禮當然請立園曰積慶置祀官曰積慶署祭享以朔望四孟月爲制從之王如積慶園上四親爵諡使母弟瑀主祀

本朝　敬惠仁嬪順康園在京畿楊州豐壤子坐午

向　和敬徽德淑嬪昭寧園在楊州高嶺酉坐卯向

順懷世子墓在敬陵左岡亥坐巳向恭懷嬪祔

昭顯世子墓在孝陵右岡乙坐辛向　愍懷嬪墓在

京畿衿川縣鵝房里艮坐坤向　孝章世子墓在恭

陵東岡乙坐辛向孝純賢嬪祔　思悼世子垂恩墓

在楊州中浪浦卯坐酉向　懿昭世孫墓在西部鞍

峴南麓亥坐巳向

仁祖四年封定遠大院君墓爲興慶園連珠府夫人

墓爲毓慶園後同稱興慶追崇後進號章陵

今上二十九年封昭寧園詳見宮廟

三十一年封順康園（詳見宮廟）

宮園式例 順康園忌辰及正朝寒食端午秋夕俗祭饌卓五行山壘三祝版齋戒享儀與儲慶宮同獻官堂下正三品告由同惟一獻（詳見宮廟）

昭寧園忌辰及正朝寒食端午秋夕俗祭卓壘齋戒獻官享儀與順康園同祝版與毓祥宮同告由同惟一獻（詳見宮廟）

續五禮儀 拜昭寧園儀殿下至園所攺具翼善冠黲袍烏犀帶白皮靴就位再拜 奉審園上翌日辭園服色再拜如初儀（今上辛亥始行此儀）

孝宗八年　上拜昭顯世子墓
閔鼎重劄曰臣伏聞　聖駕拜謁孝陵又將親臨
昭顯世子墓所臣等謹按漢史章帝巡狩至東平
親幸獻王陵祀以太牢親拜祀坐哭盡哀夫獻王
之於章帝以親則諸父也以分則臣子也章帝以
天子之尊拜諸侯之墓用家人之禮而後之君子
不以爲失今　殿下之於昭顯以親則兄也以分
則非臣之比也又　殿下之在潛邸曾有尊事之
義則諸父與兄所敬同也天子之於諸侯　當宁
之於　先朝世子其分似與章帝旣拜於獻王則

殿下之拜於昭顯似非過禮宜親祀酹酌以伸至
情仍行再拜禮羣臣用平日所事之禮然後方合
於情文也

肅宗三十四年議定順懷昭顯兩墓守直事宜領議
政崔錫鼎議曰唐史諸太子並建陵廟分著置官列
吏卒祠官進饗開元中右拾遺陳貞節以爲四太子
園祀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於禮無名請罷吏卒
祠官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裴子
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天
子篤親親以及旁期不可廢也於是四陵廟惟減吏

卒之半餘如舊以此推之則兩墓奉守之儀可以折衷矣宗室及功臣忠義中二員稱以某墓守衛官守直爲宜判中樞府事李願命亦言陳貞節裴子餘等議可据從之

四十四年　上旣命復愍懷嬪位號又以嬪墓在衿川姜氏墳山中命祔葬于昭顯墓旋因大臣言以久遠遷葬之重難寢前命御製祭文致祭墓所

祭文曰逮至丙戌邦運愈屯暮春之事有未忍言

九地含寃六紀恰滿凡有血氣疇不傷歎又曰謂

必可伸不伸不止詢于在庭議無同異斷自寸衷

特宣絲綸丹書一洗位號重新追復之典亦及一家至冤昭雪足以導和旱餘之雨累被蘇枯誰云無知冥感不誣瞻彼舊廟神道孤單今已躋奉慶可慰安禮宜祔左梓室將移旣命卜吉繼又自思餘七十載體魄攸托不暇不寧驚動窀穸緬禮遂停仍舊改修盖于敦親念靡不周靈閣新營象設擁岡從此無憾追惟愴傷

四十五年始命世子及嬪墓獻官差送朝官 詳見宮廟

今上三十年 教曰順懷昭顯墓傳香於 明廟時及巳亥以前立傳跪受可也其後若臨墓則再拜

再拜之墓有若致祭臣鄭立傳事體不然此後跪傳祭文頭辭順懷昭顯曰致告孝章懿昭皆稱致告此亦不祭此後曰致諭曰後同稱致告

續五禮儀 墓忌辰及四俗節享之每位一卓五行山罍三祝版齋戒獻官享儀與廟同順懷墓只祭寒食是後垂恩墓懿昭墓同用此儀